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十一回 眾女客林下結盟 劉學官雪中還債

浮漚聚散豈為期，零亂花魂風雨吹。 繡枕餘香春夢影，檀槽流韻斷腸詞。

難將白雪留蘇小，誰借黃金鑄牧之？

我亦多情題恨譜，傾城何必恨蛾眉。

單說這古今盛衰之感，人世死生之歎：才是繁華就成了衰落，才離了苦海又墜了火池；生生死死變變化化，誰是前身誰是後世，昨日富翁今日乞兒，現世就有輪迴。又說甚麼地獄天堂。

閒話休說，再歸本傳。這汴京城有七十二衛，俱住的是團營裡武職官兒。當大宋太祖開基坐了開封府二百年太平世界，這京城豐富奢華不消說的。只這京營武官們，又沒有邊方盜警，吃道錢糧，日日擊鷹走馬、品竹彈箏、好不受用，終日你一席我一席，都是蹴打球、輕裘肥馬。那些女眷越發是頭梳高髻、身扮內妝，分明是良家卻打扮的是妓樣珠珠翠翠。就是個小女孩兒也學幾步俏步兒，挽的角兒高高的，在人前賣弄。因此京城私窩鑽狗洞也都在這營衛人家裡。他這些人驕蕩淫奢，比著良民不同。

有一個黎指揮，又有一個孔千戶，俱在衛裡前後居住，和這李團練、張都統、朱都監一班武官，都是一社。每人五十兩銀子搖會。又當孩兒香會。到了元宵把這小孩子打扮各樣故事，紮起二丈高竿在頂上頑耍，用錦繡珠寶妝作天上神仙模樣；二三百隊吹打著遊街，合城士女有幾萬人爭看這個會。也費幾百銀子。又有鼇山會、拔河戲會、汴河龍船會，京城五方之地無般不有。那黎指揮與孔千戶都是富家，二人相厚，俱年紀三十餘歲，不曾有子。常說咱二人日後有兒女，定要做了親家，各人到家和娘子說著笑了。婦人家也有個會，是正月十五游太山娘娘廟進香的會，這個廟在京城正北，有太岳天齊七十五司、各樣神祇、大殿牌坊、周圍廊房，奉敕修建，是京師第一個會場。因此到了元宵，這些京城士女出遊上千上萬的。那一年黎指揮娘子、孔千戶娘子和這一班會上堂客，都約到廟裡進香去。

進香畢，各家都帶酒盒到廟前一帶汴河林子裡，鋪著毯條打著涼棚。吃酒行樂；也有清唱的、吹彈的、走馬賣解的，林子裡不分男女坐滿了。因這孔千戶娘子年小好頑，常叫著黎指揮娘子做親家。原來這二人當年已是各有了身孕，眾婦人有知道的，大家笑著道：「你兩個今日割了衫襟罷。」那張都統娘子四十五歲了，也是個浪的道：「我就是媒人。」即時，各人面前斟上一杯酒，就割了衫襟。從此叫親家不絕。日西回家，張都統娘子是大轎，軍牢。執棍前路開道，其餘都是小轎回去。到家各與丈夫說知，後來兩人見面，真正稱為親家不提。到了十月滿足，這黎指揮先生了一女，八月生的，起名金桂。隔了兩個月，孔千戶也生了一女，因十月半生的，起名梅玉。甚覺無趣，也都笑著沒言語。這些娘子們，見兩家都是女，隨道等他兩個大了、拜成姊妹也是親生的一般。

不覺過了週歲，常把兩下女兒抱在一處頑耍，兩家往來不分彼此，俱叫爹娘也是常事。後來黎家金姑娘，許了劉指揮家的親，孔家梅姑娘許了王千戶家的親。不覺日月如梭，到了六七歲。兩個女孩兒生的如畫上一般，沒有人不愛。常常在一處頑耍，從懷抱裡就頭臉相偎，也不像是兩家的。正是：交飛蝴蝶原相逐，並蒂芙蓉本自雙。不在話下。自古久治生亂，樂極悲來。這大金因童貫開了邊釁，從徽宗宣和九年犯邊，搶進邊來。童貫遮擋不住，只得上了一本，抽選京營英勇，要這些武職官善騎射的，調往河北邊關一帶防守。就把這黎指揮調在懷州，孔千戶調在真定，兩家各挾家眷，隨營到任。臨別時，只有兩個小姑娘哭個不了，眾人看道：「這女孩兒也非偶然像是一路生來的一般。」

湖上鴛鴦亦有緣，朝來暮去泛波前。

無端共向沙頭宿，一旦分飛又各天。

原來這些因果，俱是一點情根，生死不化。只因潘金蓮與春梅是一路托生，前世裡兩人情意相投，因此投胎在一個地方。從小在兩家如一家，後來還一樣結果，豈是偶然。這段輪迴應在後面不提。

恰說吳月娘吃了一場屈官司，把家業賣盡，剩了幾兩銀子，不消半載，真無片瓦根椽。張二監生家要來修理宅子，不住使人催著出房，招客開店。那吳月娘尋思道，那裡去住？又要使錢賃房。好不惶。看看這高樓大廈、粉洞花牆，當初丈夫在時，嬌妻美妾，歌舞吹彈好不熱鬧。一個宅子鬧烘烘全住不開。如今一個寡婦領著個孩子怎麼住著。又到了翡翠軒山石山子前，見那太湖石牡丹台的花都枯乾了，葡萄架久倒了，滿地都是破瓦，長的蓬蒿亂草半尺深也沒人拔，那些扇圓窗都被人折去燒了。前後走了一遍，放聲大哭。小玉領著孝哥掐那掃菜吃，孝哥只在台子草裡撲蝴蝶，拿蚂蚱耍。那知道是他的繁華田今移主，鶯燕亭台不見人。

月娘哭了一會。老馮進來，看見月娘淚眼不乾，勸住了道：「這亂世裡孤兒寡婦住著這個大宅子，空空的，到不如尋個小房住著，也省了口面。俺那西巷子裡，不是劉學官家一個閒宅子。三間堂房、一間東廚房，臨街有兩小間屋，一間做過道。小小的個院落，又有二門小影壁牆兒，一眼好井，也是個省祭官老爺家住著，因城裡不便回村裡去了。一月是八錢銀子，和鬱大姐家鄰牆，廚灶火坑是現成的。」月娘聽說道：「馮媽央你就去看看，和玳安去，立個房契，且交二兩銀子定下，看個好日子搬了去罷。這裡戀著些甚麼，也不過是一個破鍋、兩張破床，不消幾個人就搬淨了。」說畢，老馮玳安去了。玳安回來道：「是西，豆村巷裡。到是處好宅子。到了劉學官家，見他那秀才說了多少好話，只道不要房錢，說了一會，還讓了一兩，只立了八兩銀子的契。還嘗了我酒飯才來了。」取了曆日，看是十月十三日移徙，安碾磨。

到了那日，先叫了兩閒漢，挑了床和板橙、一張舊紅漆桌子、兩個小杌子、又是一擔破櫃子和鍋盆炊碗盞等物。只一床被褥，玳安和小玉拿著。背了哥兒，吳月娘還要坐頂小轎過去，體面些。賃了半日，他要五錢銀子，又僱不起。等到天黑，月娘和老馮走過來了，才使玳安和應伯爵說與張家知道。那日賁四家是兩匣子點心、一盒子糕、一盒子蜜棗，因月娘吃齋，就沒敢買肉。賁四嫂過來看了，就是鬱大姐從牆西過來道：「大娘來這裡住好，強似在空宅子裡。如今王招宣府一家，都搬出來住了，燒得破破的，住著也驚恐。」不一時劉學官家著管家來問，送了一斗大白米、一斗白面、兩隻活雞、一方肉送將來。月娘過意不去，賁了管家三百兩銅錢，使玳安去謝了。月娘說道：「咱和他沒甚往來，如今也還有這樣好人。」

時人滿目炎涼態，此日仍存禮義交。

猶有火來燒冷灶，方知古道未全消。

原來有一德即有一德之報，有一惡即有一惡之報。當初西門慶曾與劉學官有急難相周，自然得此善緣。到了年殘臘近，玳安小廝因夾傷了腿又發了瘡，出不得門。忽然天降大雪，一夜有尺餘之深。滿城中煙火蕭條，經亂後誰家是豐足的？月娘起來，自己拿著掃帚和小玉把雪除了。看看灶上少米無柴，孝哥沒點火烤，只是哭。想起那紅爐暖閣美酒羔羊，穿的是貂裘，吃的是美味。當初過著這樣日子還嫌不足。今日那討的一口好飯來給這孩子吃吃也夠了。心上念著，正是惶，聽見掛杖響，原來鬱大姐過來討火，月娘時常供養這尊銅像佛燒香不斷，就在香上點著取燈給他去了。月娘拿了一件舊絹夾襖兒，使小玉拿到當舖要當一千文。街上糴米只當八百錢。不一時，小玉回來滿頭是雪，使個小口袋盛著米，提著一根草繩拴的五根大炭，又是四個大燒餅。放在桌子上，小玉上灶前烘衣裳去了。月娘下去燒起炭來給孝哥烘襖，一面烤著燒餅。小玉才去下米又沒有賣水的，只得掃雪為炊。想起西門慶在時，那一年掃雪烹茶，妻妾圍爐之樂，不覺長歎一聲，雙淚俱落。有一詞道富家行樂名〔沁園春〕：

暖閣紅爐匝地瑜，何等奢華。正彤雲密布，瓊瑤細剪，銀妝玉砌、十萬人家。碧碗烹茶，金杯度曲，乳酪羊羔味更佳。擁紅袖，圍屏醉倚，慢嗅梅花。登樓遙望歸槎，江上魚村柳半斜。見柴門靜掩，一聲吠犬；孤村冷落，幾陣啼鴉。殘灰，牛衣寒絮，市遠錢空酒莫賒。應須念，灞橋詩客，驢背生涯。

這首詞單說人生苦樂不同，光景各別。即如富家見此雪，添了多少清興。披的是狐裘貂帽，燒的是獸炭沉煙，打開那隔年的泥頭竹葉酒，賞著那窗前盆內梅花；或是學陶學士掃雪烹茶，或學黨太尉淺斟低唱，呼兩個知心快友聯詩，得意佳人度曲，看著那鵝毛細落鴛瓦平鋪，狂呼豪飲。只怕晴了天就雪消泥滑，令人敗興。哪知道山野貧民窮村寡，廚下無薪，甕中無米。忽然大雪，把門屯了，一把火也沒處討，身上寒冷，鋪著一床破蘆，兒啼女哭，那鄰舍人家借不出一把米來，又出不得去，灶門口墩著烤那牛糞火，滿屋都是臭煙，他望晴不晴，看著好惱。

今日吳月娘，先過的是前邊的好雪，今日過的是後邊不好的雪。那得不酸心落淚。從來說乍受榮華怎受貧，先貧後富是好過，先富後貧就難過了。月娘看著孝哥吃那冷燒餅，熬了些稀湯沒油的兩根白菜，吃了一碗就放下了。把自家的命想了一想道：「我終日聽講佛法，說那繁華是假的，要窮苦修行才得成道。今日這一點苦受不得還是凡心不退，該有此折磨。這樣亂世，守著這個孩子吃碗粗飯也就夠了。只這一念回過心來。到佛前上了香，拿著薛姑子送的那數珠，坐著念佛，自家勸自家，也就不惱了。

從來絕處逢生。月娘是個好人，自有活路。那雪下了兩日，柴米將盡，可哪裡去安排？只見一個人在二門口探探頭出去了，玳安認得是劉學官家書童。問道：「來做甚麼？」那人沒言語去了。過了一會，就是一擔炭、一瓶酒、兩盤子掛麵、一斗小米子，知吳月娘吃齋，說道：「都拜上吳大娘，這是俺大媽媽送的。因念你老人家大雪裡沒火烤，還有一件事等天晴了自己來看，有話說。」月娘見雪中送炭不覺滿心感激，著玳安收下，又沒個錢賞他。道：「小玉你把酒倒在壺裡燙起來，和玳安吃了去罷。家裡又沒有人吃酒的。」那人一溜煙的去了。月娘道：「他爹在日，人來人往，好酒肉，不知養了多少人，沒見個探頭問聲的。那裡走出個劉學官來，這等看顧。」

到了天晴，劉學官夫人一頂小轎過來，領著個丫頭。撥著個皮匠領著先進去說了，月娘忙出來迎接。和月娘拜了，炕上坐下。月娘見這劉學官夫人有六十四五年紀。穿的是沉香色雲緞披風，套著繭紗襖，下穿的月白素絲拖邊裙子，大雲頭青緞高底鞋兒。頭上白了，稀稀兩根發，簪也不戴，青緞手帕搭著頭。說這幾時沒過來，看看通不得閒。說了幾句話兒，就取過那匣子來，袖子裡拿出個汗巾，一把小鑰匙開了，取出五封銀子，是五十兩。放在炕上。月娘全不知道，問這銀子是那裡的。劉學官娘子才說：「這是那年上山東去做學官沒有盤纏，借的那西門大官的。今已五六年，常常記掛著。窮教官湊不成塊，昨日他爺從任上寄將來，著我自家親交給大娘。還該添上利錢才是。難道受過的情就教昧了這宗賬麼？何苦做來生債，變驢變馬也要還人。」說著話，小玉斟上姜茶吃了。月娘只要收一半，劉老夫人那裡肯，月娘沒奈何收下，謝了又謝送他出門上轎去了。有詞贊劉學官不昧孤兒債：

俠氣文名海內聞，老來投筆效河汾。素車義重存雞黍，絳帳風情著典墳；一諾何曾欺過基，千金豈忍負高雯。應來結草銜環報，多少人間狗彘群。

單說世上背義忘恩，騙了人的銀錢還要尋出個題目來，說那人的過惡，又要占個地步，說自己不是詐取他的。小人昧心無所不至，及至追債成嫌，興詞告狀，就要傾他的家害他的命。只為一點貪心，不肯還債，結成天大冤仇。因此仗義疏財的人，遇此等事也就不敢慷慨了。寧可善辭，不可信真。也只為人心太險，全忘了那初心，只記著這後怨。俗說得的好朋友莫交財，交財仁義絕。今日劉學官一個窮教官，西門慶死才六年，不肯昧孤兒的債，後來他公子劉體仁中了甲榜，子孫三世榮貴。總因不昧良心，恤孤憐寡。但不知月娘同孝哥將來作何結果。